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夢補  
第二十五回 金殿傳臚榮膺曠典 香閨制錦集賀新婚

話說寶玉在紫菱洲與眾姊妹敘談，想起一事，徑出門來要喚包勇。才吩咐二門上傳話出去，包勇正捧著鴛鴦劍進來。見了寶玉打千請安畢，便指著劍道：「這是二爺那裡得來的？怪不得這樣珍重，他可不是塵凡之物，奴才的性命還仗著這柄劍救下的。」當下就把路上遇盜，幸虧此劍飛斬盜首，船上並無失物緣由細細講明。寶玉聽了放心，一面接過鴛鴦劍出鞘細玩，見光芒四射，如秋夜銀河匹練。其貴不在切玉斷金，真夜行不畏魘魅也。看了一會，暗暗感激湘蓮不已，便攜了鴛鴦劍到自己屋裡藏好。麝月等連忙趕過問道：「這又是那裡來的？」寶玉道：「這可又是一件寶貝，瞧也瞧不得，別去鬧亂兒。」麝月道：「二爺把那古董古董這些東西拿回來，我們可不曾經由，過幾天再不見了又和我們鬧不明白。剛才太太打發人來問呢，說這一兩天裡頭，正該靜坐養神，別各處去亂跑。」正說著，見翡翠來叫寶玉道：「姑娘們都在老太太屋裡，叫二爺去同吃飯呢。」寶玉便跟著往賈母處去了。

講到榮府家人以及家人媳婦，平日各有職司，如今有了寶玉完姻這件事，鳳姐早按著花名冊子重又分派一番，某人管某處的陳設燈彩鋪墊，某人管某處的茶酒器具，某人在某處伺應賓客值幫送茶，至王親、郡侯、國公、駙馬等到來另派體面家人伺候，管廚買辦都添了人。寶玉迎親這天的鹵簿、轎傘、旗鑼各項人役，預先派定某某人等經理，眾家人媳婦亦按職司分派。常在上頭走動的人如林之孝、賴升、吳新登這幾個同他媳婦們內外各處照應，總理其事。焙茗等專管跟隨寶玉，別的事一概不派著他們。早幾天前頭都已派定，回了王夫人。

這一日趁著裡頭事情稍閒，鳳姐抽空兒便坐車往黛玉公館走了一趟，回來見王夫人道：「今兒我也去瞧瞧林妹妹，當面沒有說什麼話，剛到家就有兩個媳婦子跟著來，說他姑娘的屋子不要別處，就只要他頭裡住的瀟湘館。不是太太吩咐趕緊收拾屋子，如今可用不著了。這也不費什麼事，已經叫人去把瀟湘館裱糊出來。林妹妹走的時候收進來的東西，照舊發了出去，這些帳幔、門簾、鋪墊，都已制備在寶兄弟新屋子裡，這會兒要另制起來也趕不上，暫時挪

了過去總是一樣的。還聽見林妹妹那裡有一班小清音陪送過來，也是十二個女孩子，橫豎梨香院白空著，就叫他們去住罷。」王夫人聽了點點頭。鳳姐道：「還有一件事要回太太，林妹妹知道晴雯還在，就要叫他進來，聽那來的兩個女人口氣，將來要把晴雯留在寶兄弟屋子裡呢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晴雯這孩子，我先前錯看了他，如今林姑娘有這個意思，也很好的了，你打發人去叫他進來就是了。」鳳姐道：「還不知晴雯在那裡住呢？」玉釧笑道：「上年周大娘不是到過晴雯舅舅家裡？後來太太要叫他進來，還是周大娘叫人去同來的。」鳳姐道：「那時候我正病著，全個兒沒有知道這些事，他舅舅家住在那裡呢？」王夫人道：「那麼著還叫周瑞家的去走一趟。」當下打發小丫頭子叫了周瑞家的來，鳳姐告訴他緣故，周瑞家的笑道：

「晴雯的脾氣，聽見大奶奶說起，他知道寶二爺回來的信，正逼著要坐車出去，太太不是留過他，他一定要走嗎？這會子去叫他，拿不准他不來呢？」鳳姐想了一想道：「周大娘，我教你一個法兒，包管他肯來。」周瑞家的道：「二奶奶的示下依著去辦就是了。」鳳姐便向王夫人道：「叫周大娘去見了晴雯，竟說是林姑娘叫他，也不必到這裡來，一徑送到林姑娘公館裡去，有什麼話等林姑娘和他去講就是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倒是這樣好。」當下週瑞家的回到家裡，帶了小丫頭子坐上車徑往紫檀堡去，見了晴雯說明林姑娘叫他的話，晴雯知道林姑娘已到便高興，同了周瑞家的徑到公館。

黛玉晴雯見面，各人想起舊事轉喜生悲，彼此眼圈兒一紅幾乎掉下淚來，當著周瑞家的在跟前，都說不出一句話來。晴雯拉了紫鵝到他屋裡坐了一會，講不多幾句話，聽說周瑞家的走了，晴雯便出來見黛玉道：「我出去後姑娘的光景紫鵝妹妹都和我說的了，我聽了也替姑娘恨得牙齒紮紮的，如今恭喜姑娘了。」黛玉低頭不語，到被晴雯幾句話觸起前情，用手帕子擦了擦眼，拉晴雯坐了，細細問他離了大觀園以後的情事。想到他遭讒被逐，與我被人病中播弄，死而復生，兩個人都如隔世重逢，把自己身子對照晴雯出來，如同一轍，便覺與晴雯倍加親熱，話更投機。如今那邊把晴雯送了過來，知所議已諧，暗令紫鵝在他面前微露其意，晴雯十分感激。所以進了榮府只算是黛玉的人，總叫姑娘不肯改口，後話表明不提。

這裡鳳姐還在王夫人處回話，道：「今番寶兄弟完姻，各處請了酒，把姨媽撩開沒有這個理。倘因咱們去請了，姨媽勉強過來，他老人家看見了難免不傷心，倒是一件為難的事。」王夫人沉吟了半晌道：「你看怎麼樣呢？」鳳姐道：「姪兒媳婦想起來，橫豎要去請琴妹妹、香菱的，在姨媽跟前淡淡的邀一聲，來不來由他老人家。就使姨媽不來，總叫琴妹妹、香菱來的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不是你的大嫂子的妹妹同史大姑娘都來了嗎？沒見了琴丫頭來呢。」鳳姐道：「那是老太太叫打發人去叫他們來玩的。」正說著，見周瑞家的來回覆了晴雯的話，王夫人同鳳姐又放開一件事。

此時榮府內瑣屑的事一天不知有幾百十件，概不細述。單講寶玉迎娶，正在殿試這一天。是日天喜、月德、金馬、玉堂諸吉星集照，擇於亥時拜堂。榮府正門洞開，自穿堂及兩邊超手游廊，直到正房大院一色懸掛五彩繡紗掛珠玻璃燈，顏色配搭得宜，越顯得雕樑畫棟，金碧輝煌。寶玉一早出門，隨著同年諸進士等候殿試去了。北靜王上朝後便坐轎來到榮府，賈赦穿了公服接至大門外，陪到榮慶堂款留。各官賀喜絡繹盈門，另有知賓分別讓至各廳陪坐。四班名戲酌量地方安設，榮慶堂是蔣琪官的班子，候北靜王一到立刻開台。裡邊王夫人院內，也有不安慶班預備是日伺候至親近族來賀喜的女眷們。酒席少停，客都陸續到了。鳳姐實在不能分身陪坐，王夫人只得推尤氏留心照應，自己也到各處讓讓。李紈因是孀居，要些避忌，所以從前寶劍過門時新屋子裡並沒有他，今日自然也不過來。

講到榮慶堂正在唱戲熱鬧，賈璉騎著馬趕回來，跑得滿頭大汗，徑到榮慶堂，見了王爺回了幾句話，便來找著鳳姐道：

「快叫人去收拾省親別墅來。」鳳姐聽了這句話，摸不著頭路，便怔了一怔道：「這又是怎麼？」賈璉道：「我為寶兄弟殿試的事正在禮部裡，聽得傳出旨諭來，賜寶兄弟在省親別墅完姻，拜了天地，花燭迎歸洞房。想來是皇上思念故妃，寶兄弟是娘娘的胞弟，一則推恩以及，二來寶兄弟聖眷優隆的緣故。」鳳姐笑道：「今番寶兄弟做親，連屋子都由不得太太當家。一個林姑娘要住他瀟湘館，已經翻騰了一遍。這會子旨諭都下來了，那省親別墅是鎮年關鎖的，鋪墊燈彩統要重新安設起來呢。」賈璉道：「那個說不得，你看著叫人趕緊去收拾。外邊的客都來了，我也得去點個卯兒支應著些，還有要緊辦的事。」說著，又到王夫人處回了幾句話就走了。鳳姐聽了賈璉的話，便去回了王夫人，吩咐了林之孝、賴升家的，叫多帶幾個人，先到省親別墅去打掃出來，一面平兒取了鑰匙交給林之孝家的去開省親別墅的門。鳳姐又吩咐道：「既在那裡結親，離這裡遠了，還得就近在嘉蔭堂、綴景閣這兩處預備眾人坐落。」賴升家的同林之孝家的答應著就走。少停，鳳姐還親自跑去看他們收拾一回，又到自己屋裡辦別的事去了。

這裡史湘雲為頭，同了岫煙、迎春到稻香村拉了李紈姊妹們來找探春，要做詩賀黛玉新婚。探春道：「我才到那邊見太太屋子裡的人都擠滿了，委實懶怠應酬他們，就跑回來了。你們又要做詩，倒也雅得很。新婚詩自然脫不了香奩體，只要貼切便佳。」湘雲道：「我們還是聯句，還是各人做各人的？」探春道：「隨各人的便最好。」李紈道：「你們大家高興要賀林妹妹，我也謔一首。」岫煙、迎春都道：「自然要推大嫂子首唱。」那湘雲要想新奇意思，一個人走出院子裡出神，看缸裡的金魚，口內又道：「那邊好幾個班子唱戲，為什麼一些鑼鼓響也沒聽見？」探春在屋子裡隔著紗窗道：「路隔得遠，那裡就聽見鑼鼓響呢，快來做你的詩罷。要聽戲，完了你的卷儘管請到那邊去。剛才太太還問姑娘們，愛聽戲的為什麼不過去呢。」李紈道：「你們盡仔講話，我的倒有了。」李紈道：「姊姊念來，我寫。」眾人一面聽李紈念他的詩，一面看李紈寫道：

鍾郝徽堪仰，清江姊妹緣。

捧匜循我職，聯袂羨卿賢。

自鼓瑤琴樂，同磨鐵硯穿。

蘭馨徵吉兆，椒頌制佳篇。

月盍芙蓉帳，花明玳瑁筵。

稻香村酒熟，雙醉玉堂仙。

眾人都道：「這真是大嫂子口氣，再不能挪到別一個的。為什麼起海棠詩社不肯助興，這樣吝教呢？」說著探春的也有了，湘雲看他寫道：

自出於歸舅氏門，潘楊世願兩諧婚。

碧桃舊識仙源種，紅杏新栽月窟根。

席奪鸞坡誇婿貴，扇開雉尾荷君恩。

探春才寫了六句，湘雲把手按著紙不叫寫下去，問是幾韻？探春道：「剛掉兩句了，快讓我寫完了再講罷。」湘雲把探春手內的筆奪過道：「末兩句我替你續了。」便提筆寫道：祥占早賜投懷燕，稽首慈雲禮世尊。

惜春笑道：「這兩句是史大姊看了林姊姊小照上悟出來的，難道叫他天天拜菩薩求子嗎？你們瞧我的罷。」一面笑道：花又重開月又圓，今生許結再生緣。

遠辭蓬島三千里，許駐塵寰五十年。

瑤草琪花栽別苑，元霜瓊液諦真詮。

秦台自有神仙路，漏泄簫聲上九天。

湘雲道：「四姊妹講玄門的話，又是一路，咱們不懂。」迎春道：「我諷的也怕史大妹妹笑話，你們高興，又不敢不附驥，只得集了幾句《詩經》，你們要笑，孔夫子已經刪訂過的，由你們去笑罷。」眾人聽了先好笑起來，便催迎春，寫道：二月初吉，文定厥祥，天作之合，金玉其相。寧適不來，相怨一方。亦既見止，懷允不忘。

葦竹猗猗，佩玉將將，琴瑟在御，鴛鴦在梁。綏我眉壽，載弄之璋，孝孫有慶，俾爾熾爾昌。

眾人看道：「這就很好，末後連老太太都祝頌在裡頭了。」邢岫煙笑道：「我集了四首七絕，內中雖帶些戲謔，也只可委咎於古人。」隨寫道：

芙蓉粉上玩新妝，海燕雙棲玳瑁梁。

今夜月明人盡望，溪頭仙子遇裴航。

生來占斷紫宮春，傾國傾城總絕倫。

雲鬢半偏新睡覺，不逢京兆為誰顰？

心持半偈萬緣空，會向瑤台下逢。

百豔再來生倩女，桃花依舊笑春風。

漏聲透入碧窗紗，舊是嬌龍小鳳家。

三扣玉扉人未起，覺來紅日又西斜。

接著李紋、李綺各人做了兩首七絕，姊妹兩個聯名寫了四首。道：

流水人間一葉紅，花開今許問東風。

莫嫌往歲春遲信，春在瀟湘舊院中。

合是文簫駕彩鸞，天香有意護團圓。

蕊珠已改升仙劇，繡得宮袍下廣寒。

詠菊詞壇句自仙，筆花許放並頭蓮。

通靈畢竟迷才思，早續南華秋水篇。

日上紗窗竹影重，侍妝張敞對芙蓉。

試描淡淡春山樣，記取芳名春未濃。

眾人看了都道：「本地風光，細膩熨貼。」探春道：「怎麼大嫂子兩個妹妹做的詩倒也像在園子裡頭住了多年似的，頭裡的事情都明白？」話未完，見寶琴、香菱進來，道：「要我們好找，誰知你們都在這裡！」眾人都道：「估量你們也該來了。」於是就把賀黛玉新婚詩的話說了，要他們也做兩首。寶琴道：「那邊鳳姊姊忙得什麼樣似的，你們倒閒情逸致在這裡做詩。」湘雲道：

「你看我們在這裡又要磨墨，又是弄筆，肚子裡又要想，手裡又要寫，還不忙似他們嗎？」又道：「算算看，如今與林姊姊錢行的人都全了沒有？」岫煙道：「只少一個妙師父。」探春道：「今兒這一局自然沒有他的。」香菱道：「也沒有我。別的詩都可以跟著姑娘們學學，賀林姑娘新婚取笑，我可不敢。」探春笑道：「看不出他倒是一個道學先生。」寶琴道：「香菱不做，我是免不了的。」便一頭想一頭寫：面壁深山萬里遙，仙源才認舊藍橋。

調螺香借生花管，引鳳春藏弄玉簫。

璧種藍田今夜合，詩題桐葉幾時飄？

通靈即是溫郎鏡，月下紅絲係一條。

寫完，眾人看道：「只一起便起得有趣，對面文章也貼切。」湘雲道：「末後兩句也收得住。那大荒山拾回來的這塊玉，真是林姑娘一條月下紅絲。」正評論著，只見素雲跑進來告訴李紈道：「二奶奶叫人收拾姑娘省親的屋子，說寶二爺今天要在這裡拜堂呢。」李紈道：「那是沒有的事，這屋子裡如何敢去開動呢？」探春道：「大嫂子你不知道，我才在那邊聽說是奉了諭旨，賜二哥哥在省親別墅結親，還賞錫宮扇雉尾拜堂時候用呢。」湘雲笑道：「怪道皇上的錫典都供了你們的詩料了。」寶琴便把各人做的詩看過道：「為什麼沒有史大姊姊的呢？」探春道：「他盡著評論，自己的倒不寫出來。」湘雲道：「我的詩早已有了，就怕送去給林姊姊看了不依我呢。」說著便寫出來，給眾人看道：

賦罷催妝夜已深，鴛鴦惹夢醉香林。

汗融乍試芳脂滑，腕怯生憎寶釧沉。

畫裡素娥空耐冷，月中仙子有知音。

茜紗窗外春迷曉，紅日三竿護竹陰。

探春道：「怎麼，連畫上的人你都取笑他起來了。」眾人看了只贊他詞句豔麗，也不理會。

一時鳳姐處打發小丫頭過來道：「二奶奶請姑娘們去瞧戲呢，今兒戲文好看，差不多唱了半本了。」探春站起身來道：「我們過去罷，停會兒太太又打發人來叫。」李紈也叫李紋、李綺跟著姊妹們都過去，晚上再到園子裡來瞧熱鬧。迎春問：

「香菱，你太太過來沒有？」香菱搖搖頭。迎春便拉了岫煙都過那邊去，各自跟了丫頭，一群人出了秋爽齋去了。獨有香菱因那邊客多，隨了李紈回到稻香村去。

到了傍晚，省親別墅已安排停妥，嘉蔭堂、綴景閣兩處亦皆燈彩鮮明，陳設燦爛。自園門首起至省親別墅，走嘉蔭堂、綴景閣到瀟湘館，經由的路上隨著水岸山坳彎彎曲曲，兩邊豎起蠟燈，望去如盤旋兩條火龍一般。各處的戲文煞了台，不多時重又排場，真是筵開玳瑁，屏列芙蓉，笙簫鼓樂之聲內外迭奏。賈赦等陪侍北靜王飲宴，家人一起一起的赴午朝門外探聽寶玉殿試的消息。等到上了萬言策後，肅聽臚傳，寶玉中了鼎甲第三名探花，加恩即授翰林院編修之職。遊街已畢，命賜金蓮燈一對，送歸省親別墅完

姻，賞假一年。寶玉於午門外尚未起身，探信家人飛馬趕回，一疊連聲的傳話進來說：「寶二爺回來了。」

等到一盞茶時候，寶玉回來，先謝了北靜王並見過賈赦等，又進內見了寶母、王夫人。即刻出來，外面鳴鑼開道，賈赦先讓北靜王上了轎，隨後寶玉坐轎來到林府公館親迎。一切奠雁催妝諸禮儀完畢，細樂三奏，候新人上轎，排開執事：先是原任京營節度使世襲一等公爵的頭牌，次是提督學院，又江西督糧兵備道，末後是欽賜完姻探花及第，兩對朱紅鎊金行牌，龍頭月斧、筆搯冲天棍、金銀爪錘等件二十四對擺列齊全。馬上吹鼓手，賴升、林之孝等共二十餘對家人並林府管家，都披紅騎馬。寶玉坐的綠呢玻璃大轎，轎前兩對提爐，焙茗、鋤藥、掃紅、墨雨、雙瑞、壽兒等八個小廝，一色披了紅坐馬隨在轎後。榮府去的十二對丫頭都坐小轎，提了宮燈。林府陪嫁的十二個女清音一路奏樂，黛玉坐的雙鳳盤頂絡珠八寶七色彩輿，林、榮兩府家人媳婦、丫頭坐小轎隨後，約有三二里路長的燈火，照耀如同白晝。此番比元妃省親，也算第二樁興頭體面的事。因不用圍幔在兩旁遮擋，看的人擁塞，當街好比看勝會一般，從青龍頭上盤到榮府大門。北靜王自帶護從人等回府去了。

這裡花轎進了大門，往儀門向東一座院落內將花轎暫停，等候吉時。這就是從前元妃歸省更衣之所。上房看對鐘錶，說要等亥初二刻，這會子還是戌正三刻。寶玉先到王夫人屋裡坐下，早有丫頭們預備參湯伺候，送與寶玉喝了幾口。湘雲們過去和他鬥耍，寶玉也與眾人說說笑笑。

先是林之孝家的來回鳳姐道：「剛才打發到那邊公館裡去的人來說，迎親的已在那裡起身了，晴雯、紫鵑兩個也坐了大轎，跟林姑娘好不風光。」鳳姐聽了林家的話，忽然想起一件事來，便向林家的道：「你快去找著麝月、秋紋兩個人，叫立刻就來，我有要緊話問他們呢。」林家的應了一聲，即轉身便走，鳳姐又叫他回來道：「倘他兩個人不在一處，不論見那一個，先叫他來。」鳳姐性急，等了沒半盞茶時，便接二連三的打發幾起人去催他們。林之孝家的趕到瀟湘館，連麝月、秋紋的影兒也不見。原來他們兩個因這會兒沒事，叫碧痕住著，他們先往省親別墅瞧熱鬧去了。林家的正找得發急，有人和他說了，便氣喘吁吁的跑到省親

別墅門外，迎面撞著一個家人媳婦把他拉住道：「正要找你老人家呢，這裡地毯有兩條顏色不配，還得要換呢。」林家的聽了，把他啐了一口道：「為什麼不找管鋪墊的人去？我還有閒工夫管這些事嗎？」一撒手往裡就跑，果見麝月、秋紋都在，林家的喘氣說道：「跑得我渾身是汗，你們不在新屋裡照看著，脫滑兒都到這裡來幹什麼？璉二奶奶有要緊話問你們，快走罷。」麝月道：「璉二奶奶從來沒叫過我們，有什麼話說呢？」林家的道：「你們不知道璉二奶奶的脾氣，向來沒有說明白的，只叫你們去問話，我也不知道為的是什麼？」麝月、秋紋摸不著頭路，只得跟了林之孝家的出園子來，正遇著鳳姐打發一起一起的人到來催他們。麝月、秋紋想，我們沒有乾下什麼虧心事，倒像拿強盜似的趕這許多人來叫，心上轉疑惑起來，連林之孝家的也有些發怔，便同著來到鳳姐處。才進院子，又見平兒站著等他們。麝月悄悄向平兒問道：「你奶奶到底叫我們做什麼？」平兒笑道：「實在連我也不明白，快去見了他自然知道的。」麝月、秋紋只得進去，見了鳳姐，怔怔的站著。鳳姐先開口道：「原是一句沒要緊的話，這會兒倒必得先問問你們，就為晴雯他還沒死，寶二爺回家來到底知道這件事沒有？」麝月、秋紋聽問是晴雯的話，才都放了心，便笑道：「我們都沒提過這話，估量別的人也沒有講起。若說二爺知道，早向我們追根到底的問過幾次了。」鳳姐聽說，便抱怨他們道：

「你們早該告訴二爺一聲才是，這會兒不是我想著，他不提防見了晴雯，免不了失驚打怪，也不像一件事。這便怎麼好呢？」

「林之孝家的站在旁邊，見鳳姐著了急，便上前陪笑道：「幸虧奶奶想的到，寶二爺見了晴雯，真要嚇著他呢。奴才的意思，不如叫晴雯暫且躲開，底下慢慢再和寶二爺說明，不知可使得嗎？」鳳姐搖頭道：「林姑娘的脾氣，如今才進門來的新人，把跟他來的人忽然支使開了，一時又不便叫人去告訴他，兼之晴雯的性子也是難纏的，他正興興頭頭的伺候林姑娘進來，這裡打發人去叫他走開，不說是咱們的好意，反疑心有人又要擺佈他，怕免不了是一鬧。」麝月接口道：「二奶奶惦记這件事，我就去給二爺告訴明白了。」鳳姐道：「且慢著，寶二爺現在太太屋裡等吉時拜堂，許多人在那裡，你著忙的趕去和他講這些話，太太聽見了也不便。」麝月道：「請二奶奶放心，這也算得一件喜事，二爺聽了更開心。我悄悄和二爺說去，包管沒亂兒。」鳳姐因想不出法兒，只得由著麝月去了。那麝月走到王夫人屋裡，見寶玉正與姑娘們說笑，麝月也不避忌眾人，走近寶玉身旁道：「有一件事告訴二爺，聽了不知怎樣樂呢。二爺可知道晴雯還活著，跟林姑娘來呢。」那知寶玉一聽麝月的話，不及細想，猛然觸動平日傷痛晴雯之心，欲信反疑，悲中帶惱，登時變色跺足道：「別再哄我了，一個林姑娘好端端的先前都瞞著我，這會兒倒說晴雯還活著，我如今又不傻又不瘋，哄我做什麼呢？」麝月這句話拿定寶玉聽了歡喜，誰料他反著惱，臉色都變了，怕王夫人聽見責罰，一時著急，禁不住漲紅了臉，欲待把晴雯還陽之事細細講明，又礙著裡頭夾些不吉利的話，不便講出口來，只得籠統說了幾句道：

「上年年底下，太太還叫

他進來，住在大奶奶那裡。過了年，聽見二爺有信回來，他就要出去，太太留他不住，依舊回去了，可是變得出來的謊話嗎？因二爺回來事情忙，我們也混忘了，沒告訴二爺，現在姑娘們在這裡可以問得的。」探春、湘雲們眾口一詞道：「麝月的話是真的，晴雯果然還在呢。」寶玉才信以為真，又如得了一件活寶，向麝月問道：「太太既然不惱了，他為什麼聽見我回來他倒走了呢？」麝月冷笑道：「那是各人肚子裡的盤算，我那裡知道呢！」

正說著，林之孝家的來回吉時已到。女眷們簇擁著寶玉來到省親別墅，有先在綴景閣、嘉蔭堂兩處坐的，此時也都來了。

室中燈影繽紛，香煙繚繞，地上鋪滿了猩紅繡毯。眾丫頭扶持黛玉出轎，與寶玉並肩站立參拜天地後，望北闕謝恩，便行夫婦交拜之禮。黛玉背後掌了雉尾宮扇，二十四個丫環掌燈雁翅排開，十二個清音女孩子奏樂，音聲嘹亮。寶玉此時幾如身在廣寒，一眼睜去，見扶新人的果有晴雯在內，喜極而驚，又想起黛玉從前故事，猶如看放榜的舉子，見榜上有了自己姓名，身上又打起戰來的光景。一時情不自禁呆呆的向著黛玉，口裡說道：「如今是林妹妹不是？我不放心，還要瞧瞧呢。」說著，便把黛玉的蓋頭巾揭下，對面瞧了一瞧，黛玉把頭低下，晴雯、紫鵑在旁急得沒法，又不便過去攔他，引得滿屋子裡的人都笑起來。鳳姐此時，明知寶玉的話不是有意指破他們前番的胡弄，聽了未免觸心，不覺臉上一紅，踟躕難安，又不好躲避，只得硬裝出一個不理會的模樣，連忙趕過來帶笑把寶玉拉開，重新替黛玉罩了蓋頭巾道：「寶兄弟，你好不害臊，怎麼還像小孩子似的。」寶玉見了黛玉的面，心已放寬，聽鳳姐說他，臉上也紅紅的，站著不敢抬起頭來。當下請賈母過來受禮，因在元妃省親之所，不敢正坐，便向西南坐了，受寶玉夫婦行禮。賈母滿心歡喜，將已往之事一概丟開，惟想起黛玉之母，不免心上一動，只得含笑忍住。接著王夫人也照樣見了禮，邢夫人、尤氏、鳳姐並族中諸長輩俱推另日再見，眾姊妹都隨著賈母看寶玉拜堂，大家高興。不料王夫人那邊鬧出一件事來，未知鬧的何事，下回分解。